

中華詩人大辭典

当代卷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任国瑞 杨凤生 徐洪发 任理德 主编

中华诗人大辞典

[当代卷]

任国瑞 杨凤生 主 编
徐洪发 任理德

中国 社会 出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诗人大辞典/任国瑞等主编,一北京:中国社会出版社,2000.9
ISBN 7-80146-429-X

I. 中... II. 任... III. 诗人—中国—1949~1997—词典 IV.
K825.5-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6046 号

书名:中华诗人大辞典

编 著 者:任国瑞等

责任编辑:张 承

出版发行: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编:100032

通联方法: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话:66051698 电传:66051713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湖南省岳阳市教育印刷厂

开本印张:787×1092 1/16 101.25 印张

字 数:4138 千字

版 次:2000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1500 册

书 号:ISBN7-80146-429-X/Z·168

本册定价:468.00 元 (全四册定价:1920 元)

(本书如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序

言

泱泱华夏,五千年诗路历程。从“断竹,续竹”到《诗经》《楚辞》,一路吟旌,交辉日月;今日中华雄峙宇内,诗人骚客灿若星辰;五四以来,自由体新诗迅猛发展,一时间成为诗坛主流;当代旧体诗词社团如雨后春笋,遍布寰球。中华诗文学一直雄视文坛,亦是世界文学的瑰宝。但回瞻史海却无一部贯通古今的诗人辞典。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,这一辞典不可或缺。就象英国不能没有《戏剧家辞典》、奥地利不能没有《音乐家辞典》一样。今天,一套贯通古今的《中华诗人大辞典》以当代卷的出版为标志,终于诞生了,它以一千多万字的巨制,填补了我国文化事业的一项空白。这是我们伟大时代的骄傲。

应当说,《中华诗人大辞典》当代卷的出版,对我们中华民族当代诗歌创作队伍是一次很好的检阅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,我国大陆广大诗人遵循邓小平同志提出的“为人民服务,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方针,深入群众,深入生活,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诗歌。一度岑寂的旧体诗词也在近二十年恢复了生机,获得了蓬勃发展,

涌现了大批有成就的诗人。辞典“当代卷”收录了 7638 名诗人,并大都收编了一首代表作。这些诗人,以中国大陆为主体,分布于十几个国家和地区,年龄跨度为 20 岁至 110 岁;有作新诗的,也有作旧体诗的。其行业职业无所不有。所收作品,亦百花齐放,其体式的完备,题材的广泛,艺术的高度均在一般辞书与选本之上。

中华民族有着“诗教”的传统,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诗歌的教育作用。孔子说:“诗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,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,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他说的“诗”虽然是指《诗经》,但也可以反映出他对诗歌作用的重视。我国古典诗歌曾经在启迪智慧,提高人才素质,陶冶民族精神等方面发挥过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当代诗文学也必然会为我们民族精神文明的提升建立功勋。这也是这本辞典“当代卷”可以预期的一个社会效果。

我国当代诗歌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,但诗歌民族化、群众化的任务仍然艰巨。诗歌与广大人民群众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,与我国当前热气腾腾、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,仍然显得逊色。这就需要我们的诗人适应时代的要求,继续奋勇前进,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,作时代的号手,努力吹奏出时代的最强音,共同推进当代诗歌的继续发展。

《中华诗人大辞典》的编辑工作还在继续进行,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。编纂者们不畏繁难,自愿承担这项艰辛的工作,其精神是可嘉的。祝愿全套辞典能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出版。祝愿当代诗坛能创造出我们民族诗歌的新的辉煌。

是以为序。



序二

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。这不仅是在我国众多的文学种类中,诗歌是发育最早、成就最高、作者最多的一种;而且,在世界各民族的诗歌天地中,我国诗歌的成就和影响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
我国诗歌自远古时代的歌谣算起,至今已存在了四、五千年。其间虽有起落,虽有曲折,但从总体上看,它一直是前进的发展的。并且诗歌创作高峰迭起,新的诗体层出不穷,诗歌典籍浩如烟海,伟大诗人灿若群星,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长河中波澜壮阔、无比辉煌灿烂的激流。

纵观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,可以清楚地发现,广纳兼收、改革创新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中华当代诗歌要获得新的发展,要重建我国诗歌的辉煌,就只有走我国古代诗歌已经走过来的广纳兼收、改革创新的道路。

诗歌是文学的,是艺术的,不是简单的宣传品;诗歌是高尚的,神圣的,不是低俗的谄媚辞;诗歌是人类感情的凝聚和流露,不是无病呻吟的清谈调;诗歌是博大精深、兼容广纳的长江和大海,不是狭小的溪流。而诗人,是属于时代的,属于民众的;诗人队伍应不论地域籍贯,不存门户之见,不分新、旧诗体,交流印证,砥砺切磋,团结奋进。

—

我们动念编写一部贯通古今的《中华诗人大辞典》,是希望能完成两项任务:一是填补泱泱诗国却无一部古今通备的诗人辞典的空白。中华诗歌古老悠久,精深灿烂,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大瑰宝,但是至今却没有一部诗歌典籍是专录古今诗人的。这确实是中国诗歌界的一大缺憾。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一套诗人辞典,让美国人,抑或别的国家的学者诗人去首先编纂。二是显示我国诗歌的传承,联合中华当代广大诗人。今天的诗歌,是我国诗歌历史发展的结果,不仅今天的古体诗歌是如此,就是当代新诗,也是与我国文化的历史渊源不可分割的。但是自五四以来,我国诗人队伍形成了两大阵营:新诗阵营和旧体诗阵营。开始时,两大阵营势如水火,尖锐对垒,新诗界对旧体诗进行了激烈的诛伐,而旧体诗界也对新诗予以讥嘲。但新诗终于胜利了,占领了诗坛,成为了主流。而旧体诗也并未完全敛迹,它在民间、海外仍在延续。最近二十年,旧体诗词又在中国大陆复兴,出现了欲与新诗抗衡之势。两个阵营的分野又显得清晰了。不过,今天的两个阵营已经不再互相攻讦了,而是泾渭分流,和平共处。但这形势并不能令人乐观。长此以往,中国诗歌的“民族形式”问题仍然是纸上谈兵,不可能产生真正伟大的“民族诗”,那么,适应新时代需要为全民族喜爱的新诗体的出现也就会遥遥无期。我们希望通过这套辞典,打破这种分野,联合两个阵营,使中华诗

人实现前所未有的大团聚,从而共创华语诗歌的新的辉煌。为了让两大阵营的诗歌交流、借鉴,共同发展,形成民族的合力与张力,我们且将二者的诗歌统一命名为“诗文学”。我们认为,“诗文学”应当具有四个特征,第一是民族性,无论它如何的繁华峻茂,它的根始终应是民族的。第二是民众性,它应为广大的华语民众所喜闻乐见。第三是开放创新性,它对于诗人诗作与诗学具有极大的包容性,它胸怀博大,视通万里,使民族诗的空间得到不断地拓展;同时,它对于诗的历史方阵与别一种民族的诗的影响,具有不断地解构与重建的特征。第四,是艺术性。它是一门独立的艺术,服从其自身发展的规律。

我们编纂本卷辞典以“诗文学”为思想基点,力图在辞书中尽可能地展示出“诗文学”的主要特征。

诗文学是民族的。它应该包容全体华裔诗人,不仅不限于中国本土的地域界限,而且不限于华裔诗人居留国籍的界限;不仅不限于性别、民族的界限,而且不限于学历、职业、宗教信仰、诗派诗风的界限。因此,不论中国大陆、港澳台地区,还是侨居海外的中华诗人,不论居官握权、富甲一方、通衢巨子,还是白衣寒士、僻壤农夫、佛道僧尼、游乡小贩,只要热心诗歌创作并卓有成效者,都是本卷入编的对象。本卷入编诗人总数 7638 人,其中女性作者 380 人,少数民族作者 317 人,港澳台作者 96 人,海外作者 68 人;海外作者居留地非常广泛,包括美国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加拿大、日本、新加坡、法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韩国、朝鲜等国家。并且在这样庞大的诗人群落中,我们选择入编的诗人,其作品一般都具有民族性的审美特点。对于那些审美取向模糊,感觉着有创作的浮躁与内虚的诗人,我们都没有列入本辞典。

诗文学是民众的。它应当为广大的华语民众所喜爱;它的根是民族性,而这根的丰富的营养,主要的来源是民间歌谣和人民的社会生活。

同时还应当广泛吸收民间诗歌作者和及时发现新秀,不断补充新鲜血液。这样,诗文学才真正具有生命力。列宁说,“它(指艺术——引者注)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才有最深厚的根基”。又说“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,使他们得到发展。”(见《列宁论文学与艺术》(二)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912页)因此本卷中除收录当代著名的、有影响的、功力深厚创作丰富的诗人之外,也收入了一些活跃于各个地方的一般诗人,甚至有少数起步不久的青年作者。有人主张诗人辞典收录作者要极为严格,非大诗人不得入编。我们没有采纳这种主张。一部《全唐诗》收作者2200余人,其中就有许多和尚、道士、尼姑、宫人、歌妓,以及无名氏的作品,这些人是否都能与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王维、李商隐相提并论呢?但我们对入编诗人的选录是审慎严肃的,本卷搜集与投稿的诗人13000余人,我们只选录了50%强。

诗文学是开放奋进的。因此我们让辞典洗汰门派俗念,拆除小集团藩篱,敞开胸怀,收纳新、旧体诗人及海内外各种诗歌社团诗人及其一切诗歌体裁、风格、流派。只有冲破这些束缚,各种类型的诗人才能携手并肩,共同促进诗文学的发展。

诗文学是独立的艺术,它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。这种发展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相联系的,但又不一定是同步前进的。不能因政治观念的不同而妨碍诗人的交流,不能因政团的区别而阻碍民族诗歌的发展。因此,我们打破政治团体界限,广纳不同政治观念的诗人,而且只叙诗人经历,不叙政治身份。

我们认为,只有中华当代诗人实现最广泛的联合,不论新诗人和旧体诗人、著名诗人和一般诗人、老一代诗人和青年诗人、本土诗人和海外诗人、政见相同和政见不同的诗人,统统拆墙填沟,坦诚相处,交融沟通,互励互助,诗文学的目标才能实现。

当代诗人一定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诗歌。

伟大的诗人就在当代诗人中间。

二

在本卷编辑中,我们作了一点新的尝试,就是在诗人小传之后,编入其一首代表作。这样做的目的有二:一是增加辞典的可读性;二是在诗人小传中我们只是客观叙述,未对诗人创作加以评论,编入一首代表作,读者阅后心中自有评价。

由于文艺界对新诗评介甚多,其中不乏真知灼见,而对当代旧体诗词的评介相对薄弱,所以我们在考察本卷诗人代表作时,以旧体诗词为主。

1、思想内容上的特点

我们对本卷作品分成爱国主义、山水田园、咏物言志、酬唱题赠、讽喻针砭、政治、其它七种题材进行了统计,其中爱国主义占27%,山水田园占23.3%,咏物言志占25%,酬唱题赠占7.7%,讽喻针砭占4.7%,政治占7%,其他占5%。在本卷所收作品,爱国主义的诗篇比重最大。我们把回顾历史、赞扬改革、经济复兴、劳动创业、民族统一、国家富强等内容都归在爱国主义条下。其实山水诗、咏物诗、讽喻诗中,有许多仍然是曲折地表达爱国之情的。可见当代诗歌就像我国古代诗歌一样,爱国主题仍然是一曲长盛不衰的主旋律。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凝聚力的民族,这种伟大凝聚力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精神,凭藉着这一种始终不渝的圣洁情感,团聚着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,缔造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。

本卷中爱国主义题材的优秀诗作很多,王力、丁芒、公刘、文席谋、田间、叶嘉莹、叶柏村、李季、李汝伦、李雄峰、梁上泉、梁小斌、雁翼、黄

雍廉等先生的作品都情致深蕴,真切感人。

请看一首七言绝句:

飞港机上

九年今复御长空, 南斗遥程北望中。

未扣国门心向往, 白云之下故家风。

这首诗的作者章自竞先生长年寓居海外,久作思乡之梦,此次有机会乘飞机前往香港,他无比兴奋。因为这就是飞回祖国,这就可以圆思乡之梦。首二句实写,写乘机飞行,遥望故国。“复御”,显见去国时是乘机离开,今又乘机归国。“南斗”即斗宿,其分野在今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一带。这里是暗用王勃《滕王阁序》句:“龙光射斗牛之墟。”作者老家在安徽,故以“南斗”代故乡。这两句虽是写实,而“南”、“北”二字巧妙,暗与去国回乡之往还相应,昔日南飞,而今朝北归。后二句虚写,抒发恋乡爱国之情。这深情皆从上句“北望”中来。因为是“望”,故“未扣国门”,心已“向往”。故乡遥远,眼是望不到的,而“心”已经“望”到了。望到了什么?望到了白云。这是祖国的蓝天,祖国的白云哪!飞机在白云下飞过,机翼下吹着的就是祖国之风啊!章先生在末句中特意用了“故家”,而没有用“故乡”。为什么不用“乡”而用“家”?其一,“家”与“国”象前边“南”与“北”一样,又巧妙地形成了联系,“家”与“国”是不可分的,“国”就是“家”。其二,他“望”到了祖国的蓝天,祖国的白云,就有一种回到“家”的亲切之感。香港虽不是他的故乡,但香港是祖国的一部分,祖国就是他的“家”。这一点足以令这位长年远离故国的海外游子倍感依恋了,连机翼下吹着的风,他都感到一种家的亲切。他情不自禁,“家”字脱口而出。这真是“情动乎衷而形于声”。这个“家”字用在别处只是寻常,用在这里却是神来之笔。这一笔把作者满腔的爱国之情宣泄得何等深厚酣畅。后二句虽是虚写,但虚中有实,虚实相生。这首诗没有豪言

壮语,没有直接表白,但情致感人至深,风格深婉隽永。读此诗,抒情主人公(作者)的形象也同时跃然纸上,我们似乎看见一位海外游子乘机归国、临窗远望的神态,看见了他那深情而激动的眼神。笔者每读此诗至后二句,就不禁被这种深情所感染,而为之心动,为之泫然。

本卷中田园山水诗已与古代的田园山水诗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区别。这首先是由于现实生活已发生了深刻变化;另一方面也由于诗人对生活的理解认识有了全新的观念。例如马万祺、王辽生、王自成、曾凡夫、严阵、李元洛、张大千、张其泽等先生的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对新时代、新生活进行了讴歌,或面对大好山川唱出了全新的领悟。

云南诗人宋元岫先生所写《[越调]天净沙·傣家村寨》云:

鸡豚柚子藤花,竹楼青树枇杷,大路钢车铁马。晚霞
如画,傣家忙捕鱼虾。

这是古人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田园诗。曲中所写动物、植物、晚霞也许是古代已有的(其实也有变化),但“钢车铁马”,少数民族的自得生活,就不是古人能写的了。而有了这“钢车铁马”,其他古时已有的事物也就带上了现代气氛,一样包含了现代科技内容。少数民族在诗人笔下再不是蛮荒野人,而是忙碌欢乐的劳动者。这是现实生活赐予当代诗人的灵感。

这种内容新鲜的田园诗,当代新诗也有媲美之作。请看陕西诗人李强华先生的新诗《牧归》:

半山朵朵白云/低坡处处羊群/一股下山的风啊/搅
乱了阵……是云/是羊/怎区分/是真/是假/怎辨认?
夕阳笑红了脸/牧羊女也合不住唇/摊摊大了/真喜人/
“嗨哧”/她挥动手中长鞭/鼓圆了一身劲/管它是云是羊/
一齐吆进家门……

这也是写山乡风光,刻画了一幅当代归牧图。牧羊女的淳朴天真,她对新生活的信心和喜悦之情都刻画得栩栩如生,牧民生活的节节上升也就充分包含其中了。这两首诗,一写渔乡,一写牧场,体裁一新一旧,地域一南一北,却有异曲同工之效。

本卷中游历山水,赞赏山水风光的诗不少,佳作很多。今人山水诗多有寄托,于观山赏景、赞叹胜状之余,往往寄寓家国之思,人生之慨。如湖南诗人刘人寿先生的力作《君山》:

白银盘上托螺洲, 五岳三山孰与俦。
七十二峰居浩瀚, 百千万劫主沉浮。
长留珠泪湘妃竹, 缅想烟波杜叟舟。
寄语长江东去浪, 莫教沧海再横流。

此诗写君山山势,则安澜砥浪;写君山景物,则浸染殷忧。结尾叮咛再三,显示出对动荡岁月的余悸。这与诗人自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,而这种个人忧虑又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,深含着诗人心中国泰民安的祝愿。

咏物言志的诗,自古有之。杜甫的咏物诗感物兴怀,即小喻大,历来受到赞赏。他的《咏房兵曹胡马》诗云:“所向无空阔,真堪托死生。”令人称绝。本卷中咏物诗占有相当比重,新、旧体诗都有这种作品。今天的咏物诗比古人咏物诗也有了新的变化:通过咏物,寄托坚定、忠贞、奋斗、向上的意志愿望者多,而消极悲观、无为无奈者少。卷中有一批以梅、兰、菊、松、竹、岩为题材的咏物诗,都能反映当代诗人的精神风貌。诗人丁国成先生的七言绝句《天池怪》,揭露“潜踪匿迹”的魔鬼的“狰狞”,提示人们铲除鬼怪孳生的土壤,不让妖魔有施展的机会,其寓意是极为深刻的。宁夏回族诗人高深先生的新诗《鹿回头》以优美凄迷的笔触为弱者道出了不平,让读者于艺术领悟中受到启示。

酬唱题赠,历来是我国诗歌的一项内容。清人叶燮《原诗》云:“建安、黄初之诗,乃有献酬、纪行、颂德诸体,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。”应酬诗是否就是虚文,就是不好的风气?我们不这样认为。应酬诗也有好诗,也有真情实感的作品。尤其当今的应酬诗与古人的应酬诗内容已有许多不同。本卷中有一些赠外国友人、参加国际会议的应和之作,这是古代少有的。这种诗中不仅有友谊和人性,还有科学和国际主义精神。还有不少诗是中国大陆诗人与港澳台及海外华裔诗人、亲友之间的酬唱之作,其间爱国之情、统一之愿、思乡之苦是极为深挚感人的。

云南工业大学王骏教授在东京写给日本友人的诗云:

壬申国际机器人会议

三渡东洋谢上持, 横纲异国领分枝。

竹波谈笑寒暄处, 日立森严检阅时。

机婢机奴听役使, 铁人铁马任驱驰。

始知天主当年乐, 得意春风创世诗。

王教授在异国参加国际科学会议,他那与主人的真挚友谊,潇洒自如的神态,以及作为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感,都在一首短诗中流露出来了。而尾联借用《圣经·创世记》为结,更显出一种造福人类的博大胸怀。象这样的诗,我们的古人只能望其项背。

本卷中讽喻针砭的诗也是一个重要内容,不少诗都能抓住实质,切中要害,鞭辟入里,发人深省。这类诗出自各个阶层诗人之手,而尤以中小知识分子、普通职员、基层群众为多,内容多为揭露贪官污吏、指责为富不仁、讽刺挥霍浪费、嘲笑封建迷信等等。

广西诗人庞湖先生有《虞美人·斥公资豪饮——步李后主原韵》一首如下:

公资豪饮何时了,挥霍知多少? 酒楼昨夜又歪风,舞

室藏娇沉醉粉尘中。 边山老少贫犹在,万事应重改。

资金耗尽国家愁,可叹挥金如土买风流。

此诗揭露的现象是较为常见的,因此它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。

政治诗在本卷中占有一定比重,羊春秋先生的《恢复组织生活书怀》和杜立钧先生的《你是……——献给敬爱的邓小平同志》可为代表。表中所列“其它”一项,主要是爱情诗,王三叶、汪静之、舒婷、汪国真、梁南、黄爱伟、闻捷、杨金亭等诗人的作品各有特色,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艺术方法描写了诗人对爱情的感受。此外还有关于参禅悟道、闲适隐逸的题材。这种诗不多。兹不一一举例。

2、艺术形式上的特色

艺术形式是受内容制约而又与内容紧密相联的。这里只择其要者而言之。

第一,体裁丰富多样。

本卷代表作体裁极为多样,几乎囊括了我国诗歌的各种样式。

首先是有新诗和旧体诗歌两总类。新诗体裁有用韵的,有不用韵的;有讲究句式基本整齐的,有句式参差完全自由的;就篇幅而言,有长诗与短诗;有仿照信天游等民歌形式的,有借用西方十四行诗形式的;从发展史看,有传统新诗与现代诗,现代诗中又有众多流派,诸如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、朦胧诗派、后朦胧、第三代诗、第四代诗、意味诗等等,还有寓言诗、故事诗、新民歌、歌词等多种诗体。

旧体诗歌体裁也很丰富。除诗、词、曲三大类外,还有骚体诗、竹枝词、回文诗、藏头诗、折腰体、折句体、歌谣、汉俳等;按字数分,有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杂言诸形式。诗又有古体诗(含古风、歌行、古绝、古律等)和近体诗两类,近体诗涵盖了传统的各种形式,有五律、七律、五绝、七绝、排律等等。词、曲中还有仿体和自度曲。我们有意让诸体并存,并

鼓励诗人自创新体。没有尝试和探索,没有改革和创新,伟大的民族诗人与民族诗体就不可能出现。

第二,格律有所突破。

这一点是与上一点相关的。近体诗的格律是古人创制的,它是当时时代的需要和艺术发展的必然产物。时代是发展的,艺术本身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。近体诗的格律在古代就有多种变化。宋人严羽在其著名的《沧浪诗话·诗体》中,就论述过格律诗的多种变化体裁,有所谓偶体、散体、拗体、俚体、折腰体、仄韵体,甚至有“六句律诗”(又称“三韵律诗”)。为什么有这些变化?因为内容在变化,诗歌在发展。古人都敢于变化,懂得应有变化,并在理论上加以承认。千余年后的今人没有道理再落入“四声八病”的形式主义圈套了。本卷代表作的旧体诗歌(含诗、词、曲),严格合乎格律者是绝大多数,也有一部分作品依据表情达意的需要,部分地突破了原有的格律规范,进行了审慎的探索和尝试。读者可不必一律以某种固定格式去衡量。我们认为,承认这种变化,对于当代诗歌的发展是有益处的。

第三,用韵有所创新。

“韵”是中国诗歌特有的艺术形式,它是我们民族语言特质的产物。因此,它也是随着民族语言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。汉乐府的用韵就不同于《诗经》,而唐韵又不同于汉韵。六朝时我国学者发现了汉语的四声,研究音韵的风气才盛行起来。《平水韵》成书于宋代理宗淳祐年间(1241—1253),后由金人王文郁重刊,才得以流传。后世诗人,都依此书韵部作诗,至今已沿用了七、八百年。这七、八百年来,我国语言已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特别是自普通话推广以后,汉民族共同的标准语音已经形成,并在社会生活中广泛运用。写诗再抱住“平水韵”不放,是不合时宜的。当代诗人应该有符合今天语言实际的新的用韵标准。但是,我们不把自

己的观点强加于诗人。我们在编纂本辞典当代卷时,择韵标准不求一致,尊重诗人的创作习惯和意愿。因此代表作中的旧体诗歌,有严格依《平水韵》用韵的(我们称之为“旧韵”),有按普通话韵部用韵的(我们称之为“今韵”),也有突破普通话韵部,将—in、—ing、—en、—eng、—ong、—iong等鼻韵母通用,甚至将—i、—u、—ü齐合撮三呼韵母通用的(我们称之为“新韵”)。我们认为诗人们不同的用韵标准,对于探索当代新诗体的用韵规律,都是一种积极的尝试。今天用韵的不同,必然会导致未来诗体统一韵部的形成。

在这里,我们将本卷开编前与编纂过程中的思想与认识略述如上,诚请诗学家、诗人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任国瑞 任理德谨识